

# 说“穹室”

王鹏远

(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)

**提 要** 结合秦简中有关除鼠的记载,我们认为《诗经》中的“穹室”是一个偏正结构的短语,表示“窒穴”的活动。《尚书大传》中的“穹室”、《淮南子》中的“穷室”、《庄子》中的“穷桎”表示同一个并列结构的短语。后代的“穷塞”可能来源于“穹室”,由“阻塞不通”引申出道理穷屈不通、人生坎坷等抽象的含义。

**关键词** 诗经 除鼠 穹室

文献中“穹室”一词见于以下三处:

五月斯螽动股,六月莎鸡振羽。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穹室熏鼠,塞向瑾户。嗟我妇子,日为改岁,入此室处。(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)

我徂东山,惓惓不归。我来自东,零雨其濛。鸛鸣于垤,妇叹于室。洒扫穹室,我征聿至。有敦瓜苦,烝在栗薪。自我不见,于今三年。(《诗经·豳风·东山》)

孟春之月,御青阳左个,禘用牡,索祀于艮隅,貌必恭。厥休时雨,朔令曰:“挺群禁,开闭闾,通穷室,达障塞,待优游,其禁毋伐林木。”(《尚书大传·洪范五行传》)

《尚书大传》的该段文字可与《淮南子》互参:

挺群禁,开闭闾,通穷室,达障塞,行优游,弃怨恶,解役罪,免忧患,休罚刑,开关梁,宣出财,和外怨,抚四方,行柔惠,止刚强。(《淮南子·时则》)

《尚书大传》的“通穷室”,《淮南子》写作“通穷室”。从上下文看,此处的“穷室”应该表示“闭塞不通”之义。对比“闭闾”“障塞”“优游”,可知该短语应当为并列结构。关于《尚书大传》“穹室”的分析详见下文。

《诗经》中的两处“穹室”,前人有多种不同的看法,我们把主要的几种意见总结如下(如果同一注家在《七月》和《东山》的注中对“穹室”的解释相同,则只录其在《七月》下的解释):

(一)《七月》毛传：“穹，穷。室，塞也。”郑笺：“为此四者以备寒(引者按：指“穹室、熏鼠、塞向、墀户”)。”《东山》郑笺：“穹室，鼠穴也。”《七月》孔颖达疏：“穹塞其室之孔穴，熏鼠令出其窟。”胡承珙《毛诗后笺》：“穹室，谓穷极室中之穴隙而塞之，以御寒气，所谓‘风雨攸除’也。其穴有鼠者，更熏而去之，则所谓‘鸟鼠攸去’也。”按：胡承珙把“室”看作动词，把“穹”看作“室”的修饰语<sup>①</sup>。《七月》和《东山》的郑笺意见并不统一，前者将“穹室”视为一种备寒的行为，后者将之视为鼠穴。如果按照后一种看法，“穹室熏鼠”似应理解为“在鼠穴中熏鼠”。

(二)朱熹《诗集传》：“穹，空隙也。室，塞也。室中空隙者塞之，熏鼠使不得穴于其中。”高本汉(2012:383-384)同意该说，并论证了“穹”和“空”在语源上的联系。按：这种看法把“穹”分析为“室”的受事成分。

(三)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：“穹，穷也。穷，治也，尽也。……《广雅》：‘室，塞，满也。’是知‘穹室’传训‘穷塞’者，谓除治其室之满塞也。《周官·翦氏》‘掌除蠹物，以莽草熏之’，正此诗熏鼠之事。《赤发氏》‘掌除墙屋，凡隙屋除其狸虫’，注：‘狸虫，廕、肌蛛之属。’即此诗穹室之事。”按：这种看法把“穹室”分析为动宾结构的短语，认为是“除去狸虫”的意思。

(四)程俊英(1985:271)：“穹，治除，打扫。室，这里用作名词，指灰尘垃圾一类堵塞物。”按：这种看法同样把“穹室”分析为动宾结构的短语，但认为是“打扫垃圾”，和马瑞辰的理解有别。

(五)胡文英《诗疑义释》：“‘穹室熏鼠’句，《文选注》及吕东莱《读诗记》俱作‘穹室’。考郑氏笺，此二句云‘为此四者以备寒’，是穹室一也，熏鼠二也，塞向三也，墀户四也。若如《诗》传所云‘穹，穷。室，塞也’，‘穷其塞’则不成文义。若三字俱指鼠穴，言又于郑氏‘四者’二字矛盾。且鼠穴安用穷之既塞矣？又何从熏之？《读诗记》并《东山诗》亦作‘洒扫穹室’，此最有理据。郑笺‘穹室，鼠穴也’，此必有误。人安能入鼠穴而洒扫之？洒扫穹室以备主人之归，乃其理也。洒扫鼠穴，岂鼠穴可居耶？”<sup>②</sup>李海霞(2001)、胡运飙(1996)、邱传亮(2012)等亦从音近通假和字形讹混角度论证了“穹室”应当作“穹室”。

(六)高亨(2009:202)：“穹，借为烘。室，当作室。形近而误。此句是说用火烘干屋子，同时烟气把老鼠熏走。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胡承珙“穷极室中之穴隙而塞之”的表述看上去是把“穷”和“室”理解成了两个动词，其实不然。正如我们可以把“应收尽收”的“尽收”解释为“尽量找到并且收集之”，但并不妨碍将“尽收”理解为偏正结构的短语。

<sup>②</sup> 胡文英《诗疑义释》卷下，清乾隆留芝堂刻本。

(七)段昌武《毛诗集解》和严虞惇《读诗质疑》俱引《东山》郑笺作“穹室,穷塞鼠穴也”<sup>①</sup>。严粲《诗缉》将“洒扫穹室”解释为:“此时想其妇在家,必念行人而悲叹,且曰:今当洒扫其室,穷塞鼠穴,我征夫将至矣。”<sup>②</sup>

《七月》的郑笺认为“穹室”为一种“备寒”的手段,该意见被后来的大部分注家接受,无论是朱熹所认为的“室中空隙者塞之”还是高亨所认为的“烘室”,都是向着“备寒”的方向考虑。胡文英认为“穹室”为“穹室”之讹,在文意上亦较为妥帖,但是“穹室”之称不见于其他文献,因此该说并不能完全坐实。马瑞辰将“穹室”解释为“除去狸虫”,把“穹室”和“熏鼠”视为同一类的行为,有一定的合理之处,但是对“塞”的解释过于迂曲,亦难取信。段昌武《毛诗集解》和严虞惇《读诗质疑》俱引郑笺作“穹室,穷塞鼠穴也”,与通行本不同,不知是否另有所本。宋人严粲将“穹室”解释为“穷塞鼠穴”而无说,后人信从者寡。我们认为以上意见中严粲的意见最为可信,下面我们根据秦简中有关除鼠的记载来对该问题作进一步讨论。

秦简中有关除鼠的记载见于以下材料:

以壬辰,己巳溉(壑)困埵(室)穴,鼠弗穿。(周家台《病方及其他》371)

正月壬子窶穴,鼠弗居。(放马滩《日书》甲 71-2)

凡可塞穴、置鼠、溼(壑)困日,虽(唯)十二月子。五月、六月辛卯皆可以为鼠□方。(放马滩《日书》甲 73-2)

凡可塞穴、置鼠、溼(壑)困日,虽(唯)十二月子。(放马滩《日书》乙 65-1)

放马滩秦简《日书》甲种中的“鼠□方”应该是指灭鼠药<sup>③</sup>。除了用灭鼠药除鼠外,这些材料都提到以“室穴”或“塞穴”的方式除鼠。“壑困”是用灰泥涂抹粮仓,目的是防潮防霉。“室穴”是填充鼠穴,一来可以阻塞老鼠进入粮仓的通道,使得“鼠弗穿”;二来可以从根源处驱逐老鼠,使得“鼠弗居”。曹方向(2008)把放马滩秦简中的“置鼠”与《诗经·七月》的“穹室熏鼠”相联系,认为当读为“炽鼠”或“炙鼠”。但“炽”和“炙”都没有“熏”的意思,曹方向说不可信。孙占宇(2013:95)的释文将“置”破读为“窒”,可能认为“塞穴窒鼠”是把老鼠堵在鼠穴中。但对比“正月壬子窶穴,鼠弗居”,可知“塞穴”的目的是驱赶而不是杀死老鼠。而且“置”的古音在职部,“至”的古音在质部,主元音和韵尾皆有一定距离。网友 my9082(2020)指出“置鼠”

① 段昌武《毛诗集解》卷十五,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严虞惇《读诗质疑》卷十五,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② 严粲《诗缉》卷十六,明赵府味经堂刻本。

③ 周家台秦简《病方及其他》简 372 有“已鼠方”的记载,整理者认为是指除鼠的方法。张雷(2014)指出周家台秦简的“已鼠方”和老官山汉简《六十病方》中的“治鼠十五”均是指治疗鼠妾病。

可以结合文献中“设鼠”“设禽兽”与“张鸟”“张鸟兽”的语意结构来解释,“置”与“设”“张”意思相近,“置鼠”意即施設捕鼠器具以提取老鼠。我们认为 my9082 的意见可从,这里的“置”应当如字读,意思与“设”类似<sup>①</sup>。郭永秉(2011:302-303)指出《淮南子·兵略》“是故为麋鹿者则可以置罟设也”和《管子·四时》“令禁置设禽兽”中“设”的用法相似,“都是为求行文整齐或简洁,临时赋予‘设’字一种特殊的用法,使‘为麋鹿者’和‘禽兽’直接成为‘设’的宾语,表示‘设置(罟)以取’的意思”。郭文还提到文献中有“设鼠”的说法。《商君书·外内》:“故开淫道以诱之,而以战轻法战之,是谓设鼠而饵以狸也,亦不几乎?”《淮南子·说林》:“设鼠者机动,钓鱼者泛杭。”“设禽兽”是设置网罟捕猎,“设鼠”则是设置捕鼠器捕鼠。

秦汉简中有“置罟网”和“置机”的说法:

春二月,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(壅)堤水。不夏月,毋敢夜草为灰,取生荔、麋(卵)罟,毋□□□□□毒鱼鳖,置罟网(网),到七月而纵之。(睡虎地《秦律十八种·田律》4-5)

诸马、牛到所,毋敢穿穿及置它机,敢穿穿及置它[机]能害□(龙岗秦简 103)

诸马牛到所,皆毋敢穿=穿=及=置它机=(穿穿及置它机,穿穿及置它机)能害人、马牛者,虽未有杀、伤也,罚金十二两。(胡家草场 61)

诸马牛到所,皆毋敢穿穿及[置它机],穿穿及置它机能害人、马牛者,虽未有杀伤也,耐为隶臣妾。(张家山《二年律令》251-252)

以上四则材料都属于“田律”,其中二、三、四则材料为同一条规定。周波(2021)指出“它机”是穿穿以外的捕兽设施,从简文来看,律文禁止“穿穿”与“置它机”这两种行为,如果违反上述规定,则将根据其后果定罪。对比睡虎地秦简的《田律》,可知“置网”亦属于“置它机”的一种情况。简文的“置网”显然和文献中所记载的“设置罟”是同一种活动。通过“设置罟”的方式捕猎可以叫做“设禽兽”,那么通过“置机”的方式捕鼠自然也可以叫做“置鼠”了。

以捕捉老鼠为目的的“置鼠”和以驱赶老鼠为目的的“塞穴”显然是有别的。《诗经·七月》所记载的“穹窒熏鼠”应该是两种逐鼠的活动。《韩非子·外储说》:“熏之则恐焚木,灌之则恐涂地,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。”《庄子·应帝王》:“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,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,而曾二虫之无知。”这些记载都表明先秦时有“熏鼠”的除鼠方法。

<sup>①</sup> 本文在初稿中失检,未看到网友 my9082 的意见,蒙《汉语汉字研究》编审老师提醒,谨致谢忱。

从放马滩秦简《日书》来看,秦人在五月和六月制作灭鼠药,在十二月和正月完廩和室穴。《诗经·七月》中所记载的“穹窒熏鼠,塞向墐户”也是在“曰为改岁”的时候进行的。《七月》中“曰为改岁”的时节相当于夏历的十一月,正与秦人“室穴”的时间相近,我们怀疑在岁末除鼠可能是一项从西周一直延续到秦代的风俗习惯。

《东山》以征人的视角叙述其归家途中的心理感受。“洒扫穹窒,我征聿至”是征人想象中妻子为迎接他的归来所做的事情。这里的“穹窒”应该也是指“室穴”,但目的可能不是驱赶老鼠,而是平整地面。蒙李豪见告,以前农村的土坯房地面不铺地砖,因此经常会有老鼠在上面打洞。这种泥土地面在一年也不会打扫几次,但每次打扫完后通常会把灰尘和垃圾填补到鼠穴中,以平整地面。《东山》所述之情况或与之相似。征人归来无疑是一件特殊的事,为此洒扫居室并填补地面是颇符合情理的。

根据这个认识,我们认为《诗经》中“穹窒熏鼠”和“洒扫穹窒”可以做统一解释,都是指填补地面上的鼠穴。胡承珙《毛诗后笺》将“穹窒”解释为“穷极室中之穴隙而塞之”,把“穹(穷)”理解为修饰“窒”的程度副词,无疑是十分合适的。

以上是我们对《诗经》中“穹窒”一词的一些看法。我们在前文已指出《尚书大传》中的“穹窒”应当分析为并列结构,与《诗经》中偏正结构的“穹窒”并不是同一个词。《尚书大传》中的这段论述亦见于《淮南子》,反映的应当是战国时期的语言。这种“穹窒”在文献中亦写作“穷桎”。《庄子·山木》:“饥溺寒暑,穷桎不行,天地之行也,运物之泄也,言与之偕逝之谓也。”成玄英疏:“桎,塞也。夫命终穷塞,道德不行,此犹天地虚盈,四时转变,运动万物,发泄气候也。”王先谦《庄子集解》:“饥渴也,寒暑也,穷困桎梏而不行也,皆天地之行,而运动万物之所发见也。”郭嵩焘《庄子评注》:“穷桎不行,言饥渴寒暑足以桎梏人,而使不自适。”成玄英将“穷桎”解释为“穷塞”,王先谦和郭松涛则如字读,将“桎”解释为“桎梏”。其实这里的“桎”应当取“桎碍”义,与“窒”为近义词。

文献中有“穷塞”一词。《淮南子·缪称》:“失诸情者,则塞于辞矣。”高诱注:“失事之情,则为世人辞所穷塞也。”可见东汉“穷塞”尚可以作动词,在词义上相当于“塞”。《文选》卷五所载左思《吴都赋》“庸可共世而论巨细,同年而议丰确乎”句刘逵注:“凡物安于所守,思不易方,处穷塞而不识天下之通涂,亦如此也。”这里的“穷塞”用作名词。《晋书·刑法志》:“法欲必奉,故令主者守文;理有穷塞,故使大臣释滞。”这里的“穷塞”并非指空间的闭塞,而是由之引申指道理的穷屈不通。《周易·困》:“泽无水,困,君子以致命遂志。”程颐传:“穷塞祸患不以动其心。”这里的“穷塞”指的是人生坎坷。“穹窒”一词不见于西汉以后的文献,“穷塞”很可能来源于“穹窒”,直到中古以后依然存在于书面语当中。

最后来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观点。我们认为《诗经》中的“穹窒”是一个偏正结构的谓词性短语,表示“窒穴”的活动。《尚书大传》中的“穹窒”、《淮南子》中的“穷窒”、《庄子》中的“穷桎”是表示同一个偏正结构的短语。后代的“穷塞”可能来源于“穹窒”,由“阻塞不通”引申出道理穷屈不通、人生坎坷等抽象的含义。

#### 参考文献

- 曹方向 2008 《读秦汉简札记(三则)》, <http://www.bsm.org.cn/?qinjian/5097.html>, 11-11。
- 程俊英(译注) 1985 《诗经译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高 亨(注) 2009 《诗经今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郭永秉 2011 《以简帛古籍用字方法校读古书札记》,《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胡运飙 1996 《〈诗经〉“穹窒”解》,《古汉语研究》第4期。
- 李海霞 2001 《“穹窒”即穹窒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第3期。
- my9082 2020 《放马滩“置鼠”》, <http://www.bsm.org.cn/foru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611&highlight=%E7%BD%AE%E9%BC%A0>, 08-06。
- 邱传亮 2012 《“穹窒熏鼠”中的“窒”字训诂及相关问题探讨》,《长春师范学院学报》第11期。
- 张德芳(主编) 孙占宇(著) 2013 《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》,甘肃文化出版社。
- 张 雷 2014 《周家台秦简“鼠”字考辨》, <http://fdgwz.org.cn/Web/Show/2364>, 11-06。
- 周 波 2021 《胡家草场西汉简牍研读》, <http://fdgwz.org.cn/Web/Show/6820>, 10-21。
- [瑞典]高本汉(著) 董同龢(译) 2012 《高本汉诗经注释》,中西书局。

(责任编辑:张 阳)